

◆史海钩沉

一门忠义名犹在

——在邵阳和惠州的岳飞后裔

周后运

“力图社稷逞英雄，辛苦当年百战中。日月同明惟赤胆，天人共鉴在清衷。一门忠义名犹在，几处烽烟事已空。奸佞立朝千古恨，元戎谁与立功功！”

小时候，每次在邵阳乡下，听父亲讲完《岳飞传》最后一段故事“证因果大鹏归位”，用慷慨激昂的语调读完这首诗，我和他心中都久久不能平静。父亲更像是充满期待一样，望着躺在他怀里的我，兴趣盎然地希望我发表一点感慨。而我却只是沉浸其中，缄默不语。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已经离开我们，而我也步入中年，从潇湘之畔来到岭南的东江之滨。但是当年父亲讲起岳飞时，那激越的语调、赤诚的表情，依然会时时在我脑海中泛起。其间我也以岳飞为榜样，投身军营，报效国家，砥砺意志，业余时间研究岳飞，推动湘粤两地的文化交流。

在把现存的岳飞传记和《宋史·岳飞传》精读之后，我涉猎的范围逐渐触及到岳飞的后裔，这才发现岳飞的后裔与我的第一故乡邵阳和第二故乡广东惠州都大有渊源。岳飞虽然壮年被杀，但是子嗣兴旺，成年之子五人，分别是岳云、岳雷、岳霖、岳震、岳霭。宋孝宗为岳霭改名岳霆，字应时，号君锡。

“派塑汤阴，共衍千秋宗脉；纪崇邵水，永振万卷书香。”就是这位被宋孝宗亲自改名的岳霆，其长子岳躄，字念二，

授朝请大夫，监承知金州兼内安抚使，他这一支后来辗转迁徙到邵阳。邵阳，史称“宝庆”。

据道光年间的《宝庆府志》和明崇祯九年(1636)修的《岳家祖谱》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岳霖九世孙岳汝通由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沙河镇庐陵村迁到邵阳市铁炉巷经商定居。岳汝通的儿子岳仲富因避战乱又迁到邵东范家山镇洪桥村的田岳屋场，后又因战乱迁邵东范家山镇洪桥村的田岳屋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岳仲富的后裔迁到邵阳市双清区一带繁衍生息。此后，岳氏后人先后修了十六座纪念岳飞的祠堂，其中现在保存得最好的就属岳飞纪念馆。民国时期，这里是“岳氏超群学校”。

相比于第一故乡邵阳，岳飞后裔与惠州的渊源则更早一些。惠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南部、东江中下游地区，这里资源丰富，物产丰饶。岳飞被害风波亭后，岳飞眷属“徙家岭南”。南宋人洪迈所著的《夷坚志·岳侍郎换骨》：“绍兴十一年岁除之夕，岳少保以非命亡。其子商卿(岳霖，号商卿)并弟震同妻女皆羁管惠州郡，拘留兵马都监厅之后僧寺墙角土室内。”当时的兵马都监厅，大致在现在惠州的西湖之滨的中山公园一带，毗邻西枝江，是惠州的繁华之所在。根据岳珂所编撰的《金佗粹编》一书介绍，当时岳家一门流放到惠州的有岳飞之妻李娃，子岳雷、岳霖、岳震、岳霭，女

岳安娘，及岳云、岳雷的妻子儿女。在惠州拘管期间，岳雷长子岳经出生，岳安娘也在流放期间出嫁。

由于年代久远，岳氏一门在惠州的生活情形已经很难考究。现在所能了解到的，只有傅伯星先生所撰的《岳飞正传》中的零星记载。《岳飞正传》第五十五回的标题便是“岳霖漳州抄佛经，岳雷惠州授蒙童”。岳雷，字发祥，号声甫，岳飞次子。十六岁进大理寺狱中服侍岳飞饮食，岳飞被害后以年尚幼得免死罪，随母亲发配岭南。岳雷育有四子二女，均出生在惠州，可见当时他们在惠州，还是有一定的自由。

而今，我已定居惠州西湖之滨。期间，我常常思考，世间之事，总是得失并存，惠州人包容接纳了岳飞后裔，但却没有留下岳飞后裔。2013年8月，来自北京的岳飞思想研究会会长助理岳喜高先生来到惠州，希望能找到岳飞后人被“拘管”的地方和住所。奈何沧海桑田，宋代遗迹早已不存。邵阳虽然与岳飞后裔结缘较晚，但是子嗣繁衍甚多，人丁兴旺。

邵阳和惠州，虽然地域不同，岳飞后裔的故事也各有不同，但是受到的浸润却是一样的。两地之所以能成为英雄的沃土和革命的摇篮，诞生如此之多的名将，或许正是受到了岳飞精神的感召与滋养。

(周后运，洞口人，中国现代史学会会员)



◆思想者管地

家风的重要性

范梅香 罗汉果

家风是无形的、潜在的。家风通过日常生活影响家人的心灵，塑造家人的人格，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无字的典籍、无声的力量，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家风对一个人、对一个家庭、对一个家族的兴衰成败，有着极端重要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因此，家风怎么样，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事，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事。千万个家庭的家风好了，整个社会风气才会好；各家各户的家风不好，社会风气又怎么好得起来！

清廉家风是可靠的“护身符”。“廉”被历代官员奉为立身处事的根本。战国时期，鲁国相国公仪仗特别喜欢吃鱼，人们争着送鱼给他，都被他拒之门外。弟子们不解。他说：“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才不能接受；如果接受了别人的鱼，我就要迁就别人；迁就别人，就是徇私枉法。徇私枉法，就难免被罢官。如果我的职务没有了，这些人一定不会再送鱼给我了，到那时我又没有薪俸自己买鱼，还能再吃到鱼吗？”

明朝被老百姓称为“海青天”的海瑞，一生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生活俭朴。他的私章用泥巴刻成，夏天睡在破席上，盖着夫人的旧裙。他死后的遗物，只有竹笠一只，内有俸金八两、旧衣数件，靠同僚捐治葬具才得葬殓。然而，他深得百姓拥戴，发丧之日，市民送者夹岸，酹酒而哭者百里不绝。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个曾国藩就特别注重家风建设。曾国藩虽然权倾一时，但恪守勤

俭，坚守清廉，还要求全体家庭成员养成勤俭谦虚的好品质。他常常教导家人不可依仗父辈为高官送条子、托人情、走后门，就是要让家人能自立自尊、修养品德、戒除骄气。他的家风以耕读为本，这种淳朴的家风养成了曾家子弟勤俭谦虚的好习气。曾家子弟多能自强不息，使曾家兴盛百余载，延续几代而不衰。纵观历史长河，反面教材也屡见不鲜。

要形成一种清廉家风，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培养。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

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宝贵的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清廉家风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个家庭的家长是家风建设成败的第一责任人和实践者。家长在注重言传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以身作则，做出表率。“其身正，不令而行。”父母的一言一行，是儿女言行规范最好的导向。家长的言行举止、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甚至左右着孩子一生的行为。把孩子培养成人格健全、对社会有用之才，这是家长重要的责任。

(范梅香，邵东一中振华实验学校教师；罗汉果，邵东市作协会员)

◆邵阳诗韵

南村老农叙哀诗

刘宝田

南村老农，即许国焯，武冈人，康熙五十三年(1714)拔贡，晚年自名南村遗老。潘应斗编纂《武冈州志》，其助力最著。清嘉庆年间，邓显鹤搜得许国焯《南村集》残本，计诗80首，辑入《沅湘耆旧集》。

南村为诗，少山光水色之吟，无隐栖林泉之思，多国破家亡之痛，尽哀鸿遍野之悲。其《叙哀诗六首》，是武冈人民的血腥灾难史，也是南明残部与清军拉锯式争夺战的血腥图景。南村《叙哀诗六首》有序云：“武冈故岷国，偏处楚徼，当黔粤之交。丧乱以来，受祸最惨。故叙其自癸未至己未三十六年事，题系以诗，名曰叙哀。览者将有慨焉。”岷国者，岷藩王国。徼者，边界。

六首诗者，其一记“癸未流寇乱西北，郡隶袁友志盖东乡黄桥民数千入城，杀藩王及宗室子孙略尽”——“诸王拱手殪”“龙种顷刻尽”“血尸横寝殿，如麻莫收殓”。其二记“丁亥粤西立桂王子，改元永历。郡将刘承允既诛死袁友志，乃迎入武冈。未几，大清兵至，承允迎降城东。永明清遁，兵部尚书傅作霖死之”——“荆棘立庙仪，带剑索粮糗”“职方塞广路，都督埒乌狗”。其三记“乙丑至壬辰清兵北归，流寇等复还，据武冈大抗”——“错处聚群凶，流转无昏昼”“炮烙遍巨室，融液落肌肉”。其四记“癸巳清复收武冈，恶其反复，下令牧马”。牧马，放牧马匹，指侵掠、抢掠。其五记“甲寅云南吴三桂反，楚蜀郡县皆陷”——“千里无坚城，赤子胥沦亡”。其六记“己未吴三桂死于衡阳，其党清遁大掠。郡民奔窜岩穴，贼燔柴薰之，尽死”——“惨酷到嬰孩，注粟相戏乐。腐肉几千碓，鸣啄啣乌鹊。”

其状惨烈，其情哀绝。后人披卷，不忍卒读！



云海 郑国华 摄

◆煮酒论史

诸葛武侯鸡鸣枕

阿旧

诸葛亮的文治武略自不必言，据陈寿《三国志》载，诸葛亮还“长于巧思”，有很多奇思妙想付诸现实，如损益连弩、木牛流马。此外，还有孔明灯、鸡鸣枕和诸葛行锅等，据说，也都出自诸葛亮之手。损益连弩、木牛流马和诸葛行锅，已经被能工巧匠复原再现，但诸葛鸡鸣枕大概是因为太过机巧精密了，到现在还没听说有人复原出来。

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出土了一个东汉鸡鸣枕，造型别致，鸡头鸡尾，中间宽厚凹陷，栩栩如生。人枕在中间刚好会让鸡头、鸡尾高高翘起，恰似“雄鸡一唱天下白”之势，故名此枕曰“鸡鸣枕”。此为麻布枕，虽漂亮，但无闹钟功能。鸡鸣枕在北方民间颇为流行，为普通百姓常用。明张岱《陶庵梦忆》提及鸡鸣枕：“鸡鸣枕上，夜气方回，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

不过，在古代，鸡鸣枕不只作为家用寝具，在一些地方还作为明器广泛使用。当然，鸡鸣枕虽名曰“鸡鸣”，但终不过是个雄鸡造型的布枕头，并无定时打鸣的闹钟功能。据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载，诸葛武侯鸡鸣枕却是一到天明就会打鸣的：“偶武孟，吴之太仓人也，有诗名，常为武冈州幕官。因凿渠得一瓦枕，枕之，闻其中鸣鼓起播，自一更至五更，鼓声次第更转不差。既闻鸡鸣，亦至三唱而晓。抵暮复然。武孟以

为鬼怪，碎之。及见其中设机局，以应夜气。识者以为诸葛武侯鸡鸣枕也。”《寄园寄所寄》载此原文出于沈周《客座新闻》。沈周，明代大书画家，唐寅、文徵明的老师，与唐寅、文徵明、仇英并称“明四家”。

诸葛武侯鸡鸣枕不是绣花软枕，而是像警枕一样的硬物，为瓦枕。瓦枕即瓷枕。瓷枕源于隋代，于唐宋间为盛。唐人沈既济有传奇《枕中记》。瓷枕光洁凉润，为夏令消暑之良品。宋明间陶瓷业发达，武冈亦有陶瓷业，但武冈“地僻在万山，火耕水耨以自给”。《武冈州志·风俗志》云，武冈“造作器物无奇巧，取坚浑备用，其木工之精精细者多自江右，本土绝少”。可见，此诸葛武侯鸡鸣枕当非本地所产。

诸葛武侯鸡鸣枕“自一更至五更，鼓声次第更转不差”，确实神奇，也难怪武孟会以为是鬼怪了。中间之机关可以“应夜气”，大概相当于今天光控开关里面的光敏感器，且构造更为复杂，感应更为灵敏。武孟不识，少见，倒也罢了；多怪，竟而“碎之”，则着实可恶。新化人杨兴树闻讯，匆匆赶到，只见现场“钝钟击破机关露，片

片散裂随风翔”，痛惜不已，遂作《诸葛武侯鸡鸣枕歌》以记：

“都梁之水何茫茫，有枕沉沙夜生光。武侯何年过此邑？神物堕地无人藏。千年土花蚀不得，一朝得自寒漆旁。鼓音次第鸡声转，恍与铜壶漏滴长。丞相当时卧南阳，抱膝长吟吹未央。此枕尔时共幽独，北窗浓睡游羲皇。昭烈三顾始应聘，鱼水君臣际会长。跨荆保益排八阵，两朝开济何辉煌。此景尔时戎幕，寝不安坐情彷徨。五丈原头巨星落，炎精十世九销亡。二千余岁留至宝，珍之岂尚同琳琅。珊瑚水晶绮丽光，声价应须自价强。惜哉俗客不相识，少见多怪心惊惶。钝钟击破机关露，片片散裂随风翔。丞相英灵万古古，铜鼓铿锵留南荒。安得此枕重复合，置之金马门前白玉堂，诗成仰天三太息，荷池碧沼彻生凉。”

杨兴树，字荃甫，号小颠，性颇放，嗜酒好吟，以卖诗为活，有文集《纪异志》《小颠草》《载鬼一车》等。沈周《客座新闻》关于诸葛武侯鸡鸣枕条和杨兴树诗，又同见于同治《武冈州志》之“拾遗志”。

(阿旧，新宁人)